

【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】

美丽与欲望

台湾·王幼华



【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】

美丽与欲望

台湾·王幼华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致读者

二十世纪以来,由于航空交通发达,国际间来往频繁,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世界各地,或留学、或经商、或移民,更有不少人在当地落叶生根。华人文化因此遍布世界各地,而华文文学创作也日益蓬勃,其中已涌现不少具有相当成就的小说家、诗人和散文家。他们的作品或在当地的华文报刊发表,或在中國大陸、台湾和港澳出版。自八十年代以来,华文文学已成为引人注目的世界性现象。

有鉴于此,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《四海》编辑部的策划下,我们编选出版这套《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》,以便向读者提供各地当代华文创作的精品。作者为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;作品包括小说、诗和散文。精品者,当以质精为上品;每部选集除正文外,有作者自序、照片、小传、主要著作目录,以及由专家撰写的评介文章,阐发作品的风格特色和作者的文学成就。

这套《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》将陆续出版,以充分展现当代世界华文文学的创作水平和姿采风貌。我们希望这套精品库对于推动华文文学走向世界能有一定的贡献。

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编委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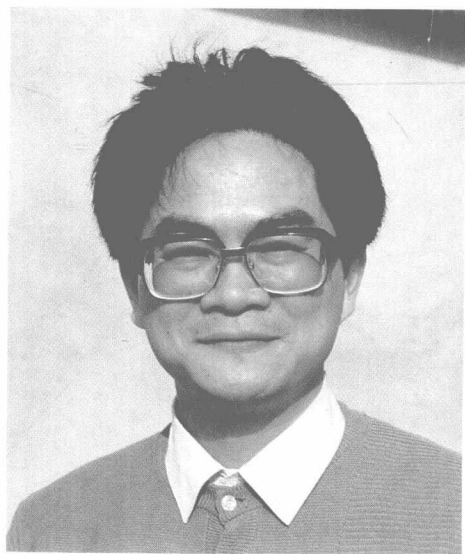
1993年5月

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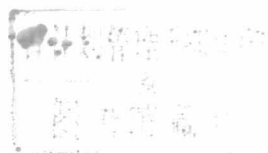
在大陆慎重地出版第一本小说一直是我的心愿。一九九三年七月五日夜晚,在北京大学与白舒荣女士、汪景寿教授、杜国清教授见面,决定了这本集子的出版。自觉意义颇大,值得一记。

王幼华

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四日



王幼华，台湾作家，1956年10月3日出生于台湾省苗栗县头份镇，祖籍山东省汶上县。1980年毕业于淡江大学中文系，现任职于台湾君毅中学。197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《雨季过后》，此后，陆续推出长篇小说和小说集，1983年以短篇小说《欢乐人生路》获台湾第14届“吴浊流文学奖”，研究论著《韩愈思想论析》曾获“教师研究著作奖”。



美丽与欲望

大藏摇摇晃晃地走进第二展览室。

这里的空气相当好，地毯也厚，比较少人进到这儿似的。

刚才看到的那幅画，令他回味无穷，画上有棵奇形怪状的松，有位模样丑怪的罗汉，一堆歪扭粗壮的石头，使他打心底泛出一股笑意。他对着这幅书，愈看愈有趣，不禁愉快地笑了，他莫名奇妙地对画而笑，招来旁人异样的眼光。

大藏想：

画那幅画的画家真是个体有趣的人。他艺术的心灵丰富、叛逆，技法夸张。这世界上没有那样的松树，没有那样的罗汉，也不会有那种形状的石头。太多人画松了，太多人画得太好了，有的神似、有的壮伟、有的写意，这位画家笔法看不出师承，有意画成如此，美妙、雅致，无理而有境界。大藏觉得有意思极了。他觉得自己了解这位画家，仿佛知道了他的心，完全了解了他的艺术。

只是这样的画不是他想要找的。

他也不太清楚自己要找的是什么。这两天他在写作上碰到些困难，材料有了，大纲也有了，笔记做了一堆，却不知要如何下笔，用什么方式写。每次拿起笔来总觉得又是重复的写法，读者、评论家一定很烦，是不是作家大藏的才力仅止于此。他研读过许多文学思潮，也整理过几十种创作法。想过把每一种创作法，每种文学思想都试一下，把适合的故事套进一种技巧。甚至把两种三种技巧都弄进一篇小说里，让那些依作家为生的评论先生，大大地惊叹一番研究一番。让读者们崇拜不已。

事情并没有想像的顺利，用这种方式写了两三篇后他觉得很无聊，过程中毫无乐趣，觉得自己像个工匠，写东西的时候毫不感动也无激情，写完了也不快乐，这种创作让他觉得自己被淹没了。

他来到一排大型的玻璃柜前。

这些都是陈旧的有年代的画。看了几幅，他来到一幅巨型山水画的前面。那画是宋代的；已抵不过时光的折磨，纸张呈现出黯然惨淡的颜色，整幅画看起来黑黄黑黄的。大藏停下脚步，叉着腰，仔细地注视这幅有两人高四人宽的大画。

在那有些晕糊的纸上，他愈来愈觉得这画的丰富庞大，布局的深远、精奥，一重又一重的山，曲折繁富的谷、溪、幽径、飞瀑，数不清的各种姿态的松，愈看他觉得有种莫名的挫折感产生，情绪随着紧张起来。他今天来这博物院，目的是要看些画、看些艺术品，盼望获得某些启示的。这位画家的艺术能力使他感到深重的压力，呼吸也沉重起来。这世界竟有如此可怕而丰富的心灵。每看完一棵松，一座丘谷，心里就发出轻轻的叹息，额头上、胸口上不由自主地渗出了汗。这是个多可怕的家伙啊。他画出这幅画，数百年来其它画家不知道是如何受到惊吓的。大藏庆幸自己不是画山水画的，否则看完这幅画，他回家后只好把笔通通丢掉，因为自己可能一辈子也不可能画出这样完美的画作。一生里只可能在这画的功力下当个模仿、抄袭者，这是任何一位自负的艺术家不肯做的事，只可惜他所知大多数的画家，都是自负有余，画力不足，自觉能力也不够。

大藏的脑子里有些晕糊糊的，感觉到很大的震撼。那些松树针样的叶子好像围满他的四周，可以感到微微的刺痛，那高峻的山岭，连绵不尽的丘陵，那种悠远广大的美，仿佛已经深

入宇宙的极远处，仿佛永无止境似的。

“啊——”

大藏被狂乱满溢的美感占领，忍不住在胸中发出这样的叹息。

他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。

突然，他感觉到和另一个人的身体撞了一下。

“噢——”

对方也轻叫了声。

大藏回头看这位和他在肉体上产生震动的人。

她是一位留着短发，五官细致的女子。薄薄的嘴唇，狭长高挺的鼻子。身上穿了件白色荷叶边的上衣，米色宽松的裤子。她站在他的身后也在看这幅画。

她眯着眼看他。

两人互相对望了会儿。

女人淡红色的嘴唇牵出了丝笑意，优雅地转过身去。

他站在原地没有动，女人走了几步，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。

他像喝醉的人一样，满足地垂下头，眼眶有点湿了。他太喜欢了。那美好的画，美好的女子。他没有像从前那般走向前去。他觉得自己沉浸飘浮在难以言喻的幸福的状态之中。

2

来到“香格里拉”咖啡厅已是十二时三十五分。

淑洁坐在老位置上，点好大藏喜欢的红酒和牛排。脸上带着她惯有的笑容坐在那儿，等待情人的来到。

匆匆赶来的大藏，向她招呼。

“嘿。”

“嘿。”

淑洁在那儿用盈满的笑意和情感看他走过来。

那专注的眼神，使大藏感到难以逃避。

坐下来后，他拿起桌上的纸巾遮住面孔。

“你不要每次都这样看我。”

常常淑洁就用那种专注出神的眼睛看大藏，那眼光令他困窘。他们刚住在一起的时候，淑洁整个晚上都不睡觉，在枕头边支着头看他。大藏起先不知道她这样做，是几回偶尔在梦中醒来，发现她睁着眼面带微笑地看着他，那神情像是极为认真听课的小学生盯着上课的老师般的。

淑洁伸手扯开纸巾。

“哼，我就是要看你，就是要看你。”

大藏咧开嘴，堆满假意的笑容。

“要看啊，好，欢迎收看。”

另外他又侧脸，昂起下巴。

“我觉得我侧面的英俊，是难有人可以比较的。”

“哇——真受不了。”

淑洁对大藏的外貌很是着迷，他自己却不很在意。

“你今天上午又去哪里勾引女生了？”

“嗯——这个嘛，今天看到几幅画，非常美好的画，那些画已经占领我的大脑。妇女同胞们暂时不加以考虑。”

“来来，喝酒吧，红葡萄酒，味道不错。”

淑洁在两只玻璃杯内斟上酒。

大藏端起杯子喝了口，闭上眼睛说：

“美味，美味，今天可真是美好。”

淑洁露出欢喜的心情，双手合十放在胸前。她还有个秘密。大藏回家就会发现，有一罐最好的乌龙茶放在茶几上。大藏喜欢一切美好、精致的东西。茶是她托人到中部买的。美妙的东西可以使他的心灵、作品更加精采。

他们经常在市內寻找美味的食物，一同品尝。

侍者将刚煎好的牛排端过来。

“你最爱吃的牛排来了。”

只要有可能，淑洁想把所有最美好的东西送给他。

他们是在一次演讲会上认识的。大藏和几位作家在“文学社”做演讲。那次演讲的内容是“纯文学在工商业社会中的困境”。淑洁是听众之一。大藏谈完后，她在人群中举手并且问了几个问题。在演讲会结束后，她留下来等大藏，对他刚才的议题再谈了些。之后，他们互相留了电话，开始约会。淑洁在市里最大的医院工作，是妇产科的医师。大藏对她精确的头脑，冷静处理事情的能力十分欣赏。

当然，大藏的外表也足够使人心动的。他个子不高，属于结实型的，皮肤白，脸孔秀气，精力旺盛的模样，笑起来很迷人，魔鬼和天使并存于他的灵魂之中。大藏从来不是个用功的人，读书一向很含混，学生时代永远是个令学校头痛的人物。淑洁却正好相反。她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到大学，都是名列前茅，不但成绩好、操行也好的惊人，经常都是受到表扬的模范生，是人人夸赞的好学生好子弟。成长过程里她几乎不曾恋爱过。她的好成绩、好品行令男孩子却步。她长得不算美，脸上不时带着股亲切的笑意，是她有名的标志。大藏的敏锐言词、批判性强的个性和她是截然不同的。

她和他就住在一起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
淑洁近似着魔地爱他，崇拜他。大藏的一切都让她不由自主的充满宽容和爱意。他们租了间公寓住在一起。淑洁原则是住在医院宿舍的，除了几位比较接近的朋友稍微知道她的状况外，绝大多数的人，包括父母亲在内，都不太能想像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子，会做如此的事。

大藏有种令她迷乱的神秘和优美，满溢的才华，不可救药的自信，另一方面又像孩子般的稚气惹人怜爱。她这么想。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在她面前那么自大，那么敢操纵她，胆敢侵犯她的身体。而她好像就心甘情愿的让他摆布。他不只一次的附在她耳边说：我非常的需要你。这句话常使淑洁眼眶盈满泪水。他们住在一块后，大藏更是依赖她，他原来混乱的生活变得有秩序了。生活上的微末细节淑洁都给他照顾得好好的。大藏变得更光鲜有生命，这是她想起来就得意的一件事。

“嘿，你今天在医院好吗？”

“不错啊。”

“接生了多少个宝贝。”

“六个吧。有对夫妇来做产检，他们第一胎是个蒙古症的。夫妇都很伤脑筋，这次第二次怀孕，他们都很担心怕又是。”

“结果呢？”

“不太好，我告诉他们，可能还是，小孩的基因上有问题，没有办法。”

“那他们怎么打算，拿掉吗？拿掉好了。”

“他们夫妇都是基督徒，很虔诚的，男的说要生，女的想拿掉。”

“教徒，狗屁教徒，一定要拿掉。这种小孩生下来是灾难，家庭不说，整个社会都麻烦，你要劝他们拿掉。太可怕了。我

赞成让这些孩子都安乐死。”

“那位先生的意思是说，只要他有一点能力照顾他，他就要养自己的孩子。”

“喔——”

大藏用手掌蒙住脸，表情是十分困扰的样子。

“蒙古症的孩子生命毫无尊严可言，也毫无价值。”

“来，喝酒吧。”

淑洁端起酒瓶，给大藏再倒了杯酒。

“你的心就是太软了，没办法看到人间悲惨的事情。他们愿意承担这种悲哀，就让他们去吧。”

“嗯——悲惨，悲惨。”

“晚上你在‘文学社’有课是吗？”

“对，七点到九点。”

“上什么题目呢？”

大藏露出诡异的笑意。

“‘作家自杀的心理动机’，有趣吧？”

“哇，我要去听。这个题目有意思。题目是你定的？”

“是啊，他们有兴趣，好玩的很。”

“我要去听课。”

“不好啦，不要啦。”

“为什么，这么精彩的课。”

“你去了，我就——唉，不要去啦。”

“我化妆一下啊，假装是去临时旁听的人啊，对你非常仰慕的读者啊，反正他们也不认识我。”

“有人认识你啦，你去，我就完了，说不出来啦。”

“怎么会嘛——你太紧张，让太太去有什么关系，我也要

发表意见啊。”

“呜——”

大藏又用餐巾遮住脸。

“我要去看那些女生对你着迷得要死的样子。哼！你都去迷那些女人。我要去看看她们的样子。我一去啊就把你抱住说这是我的，我要看看她们吃醋的样子，她们一定都恨死了。”

大藏仍用餐巾遮着脸。

“我的天啊——”

“那个叫春彩的女生是吗？哼！只有我能得到你，她一定恨死了。”

“太太啊，拜托好吗？”

淑洁昂起下巴，偏着头，像只得意的鸽子。

3

在“文学社”的四楼。

这文艺课程是“文学社”办的，每半年为期，每周有三天课程，上课的内容有诗歌、小说、戏剧和理论，它有相当多年的历史。大藏对这种课也很有兴趣。

他把准备好的内容向六七位学员讲述。举了川端康成、海明威、三岛由纪夫、芥川龙之介等人例子，来说明很多作家为什么会有自杀的行为。他准备做些提示而已，这些学员们相当有自己的看法和思考，在谈话中就能创造出什么来。阿 A 对他们有时都自叹不如，很多人其实都可能是杰出的作家，只不过不能忍受创作时身心的痛苦，毅力不够而已。

六七位学员围坐在四周，大藏站在一张讲台前面说到：

“……总之，作家经常处在极端的状态里面，这种异于常

人的崩紧的精神，使他无法长久忍受。一个不敏感，对人生没有特殊感觉的人能为作家吗？人生太多苦难，太多恐怖的事情。所以他们对人生厌倦了，或者说是设法再承担下去，他们就会出此下策。如果你们仔细去读这些人的传记，可以发现他们的生活、爱情、家庭都是相当紧张的。好了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，请你们提出来，我的话说完了。”大藏走下讲台，坐下来，拿起桌上的茶喝了口。

“老师，你刚才说的我有个问题。”

“噢，好啊，说来听听。”

发问的是位身材细瘦，个子矮小的学员，他叫张克己，年纪比大藏还大。他的脸色苍白，眼眶下两滩暗黄，颇有些精神衰弱的模样。

“我觉得三岛的自杀和芥川的自杀不太相同，要分开来说。三岛自杀有军国主义复活，要求国人恢复武士道精神的用意，他有很强的政治动机，很喜欢表现个人的肉体，又有自我毁灭的倾向，很自恋——”

“我觉得他的肉体一点也不好看，脚太短了嘛。”

说话的是一位姓江叫明忠的学员，他的反应很灵敏，稍胖的身体，让人觉得他精力旺盛无处发泄的样子。

他一说话，其它的人都笑了。包括春彩在内。大藏有意无意地看向她，看向她嘴唇上的那颗痣。

春彩仍用她那美丽的令人晕眩的脸孔注视他。

春彩，大藏口中不断提及的女子，他忍不住不说她。从第一次上课开始，她的美丽就强烈吸引住他的眼光。春彩，淑洁相当嫉妒的名字。淑洁也见过她，共同和大藏讨论她那娇媚、迷人的美。她有一百七十公分的身高，略带红黄色的长发，仿

如凝冻的瀑布，薄而温润的嘴唇，上唇上有颗引人遐思的黑痣，白里透红的双颊，柔媚慵懒的神情，不时作出撩人的姿态。她懂得自身的美，也会充分的显现它，运用它，尤其她想要得到什么的时候。

大藏觉得有些焦躁，一股气闷在胸口。

“芥川不是这样，他是精神失常者。就像老师讲的，他太敏感了，而且只对人生的灾难、可怕的地方敏感，所以他活不下去。”张克己说。

“那么海明威呢？”

一位叫邱玉珍的女学员问。

她的表情一向是相当严肃的，尤其是讨论到文学问题的时候。平时她都很安静，戴了幅深黑色的眼镜，让人看不见她的眼珠，但感觉得出来她内心的活动是很频繁的。

“我觉得海明威是酒色财气过度了。在美国那种物质太丰盛，过度纵欲，生活太舒适太没有目的以后的空虚感让他自杀的。”张克己说。

“张克己讲的有道理，人如果大部份的欲望都满足了，生命可就真的没有什么意思了。”大藏说。

“文学、艺术都是苦闷的象征，如同我们这些人一样，要是内心达到平衡了，许多欲望都能满足。文学、艺术可能都变成不太需要了。说不定啊，是不是？”

春彩用她平缓圆柔的语气说。

大家都把眼光看向她。春彩耸耸肩娇媚地笑了。

“我们亲爱的春彩，对人性有很深、很深的了解喔。”

江明忠用很暧昧的语调说。

“美丽的女人都是活在地狱中的。”张克己说。

“你们不要说那些嘛，让老师说他的看法吧。”春彩说。

“你再多说点，我们很有兴趣，为什么苦闷的人会需要文学、艺术呢？”大藏说。

“我觉得人都是因为需要才会去做很多事。”

“需要？”江明忠说。

大藏盯着她，看向她眼珠的深处，而她并没有回避，眼神里是迎接和等待。

有种可怕的、惊悚的想法在他的念头里升起，连呼吸也急促起来。

她有许多次向自己暗示，写了四五封信递给他，说是习作请他批改。而内容充满了盼望、热情。

有个声音在心里喊，“抓住她，抓住她！”

“你们没有发现吗？每一位画家、作家所画的、所写的都是他最熟悉、最关心、最想表现的。有些作家只写女人、喝酒，只写谈情说爱，有的只写政治。如果他不是有这样需要的人，他才不会写这些呢。你们写的习作，写的东西不是自己最想表现出来的吗？”

“是呀，我觉得很有冲动把自己的事写出来。”邱玉珍说。

大藏想春彩一定跟很多男人上过床，不过也许那只是自己的想像。这么美丽的女子，男人是不会轻易放过她的，她代表的是欲望，模糊的浑浊的饥渴的。她曾经和他说过许多话，大藏都只是听着、笑着，直到她有时都失去矜持，大藏仍然闪躲开来，那对一位美貌女子是有伤害的，大藏不知道为什么对她有些不自觉的害怕。

春彩感觉到作家正在看她，那种眼神是从前没见过的，她有些坐立不安，挺起了胸脯，也将眼光迎向他去。